

国家一级文物铜佛造像、清代张裕钊南宫碑体手书原稿、象牙笏板、茧形壶……一座博物馆，就是读懂这座城市的典籍。走进南宫市博物馆，一件件精美文物带领游客走进千年之前的南宫，向来到这里的每个人讲述着南宫的历史文化、民俗民风。

今年10月1日，南宫市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，这是南宫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，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，让文化遗产走进大众生活，让公众触摸文明温度的重要窗口。近日，记者来到南宫，与大家一同翻开这本解读南宫的诗篇。



南宫市博物馆：一眼千年

记者 韩肖杰 通讯员 王圣哲 陈丛 文/图

历史悠久 书写文化传承

南宫是千年古县，据考证，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居民聚落。历代《南宫县志》中，记载了南宫这座城市的厚重。历史上的南宫，农安耕凿，士习诗书，商走四方，这个城市地名，两千多年不变。关于南宫的传说和动人故事，令人深感动容。

上古时期，围棋界始祖丹朱（尧帝的嫡长子）栖身并葬于南宫紫微山下，封土高大，自成一景，为明清南宫十景之一，即“丹朱古墓”。

沿着历史脉络，往大厅深处走去。两尊造型精美的铜佛造像，格外引人注目。据了解，它们均为国家一级文物，一尊是泥金立形佛铜造像，另一尊是水波莲座坐式观音铜造像，原放置于普彤塔佛龕内，均为明代所著铜佛造像。

公元24年，刘秀被王郎追杀，行至南宫遇大风，得冯异、邓禹生火献麦饭，君臣在解决温饱的同时躲过一劫，成就一段遇难呈祥的佳话，后人建大风亭纪念，彼时南宫百姓曾以麦饭相赠，解刘秀饥寒之困，故此亭亦被称为麦饭亭。此地被视为东汉福地，所以刘秀的儿子东汉明帝刘庄选址南宫建造了普彤塔、普彤寺。

展厅介绍了普彤塔的前世今生，普彤塔坐落在南宫湖西南方向，建于汉明帝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，距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。普彤塔经历8次重修保存下来，2013年，普彤塔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文物无声 聆听千年回响

文物不语，却透露着古人的智慧。历史不停，续写着这片土地上的文脉与辉煌。

大厅西南角，一个大鸭蛋形的壶格外引人注目。几个大小不一的壶，造型大致相同，腹部呈横向椭圆状、颈短、圈足。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，这是茧形壶，又称“鸭蛋壶”。初期为战国时期秦国所产，盛行于西汉。在当时，既可作为容器，也可以在战争中埋入地下，用于倾听远方敌人骑兵的马蹄声。

展厅内藏品丰富，其中展出的两块笏板彰显主人的职位及身份。笏板，为古代官员上朝见君王时手持的礼仪工具及记事载体，由玉、象牙或竹木制成，形制与官职等级直接关联。这两块象牙笏板的主人就是南宫的父子二人——白圭、白钺。

白圭，明北直隶南宫县人（今南宫市南白塔村人），他是正年间进士，曾参与土木堡北征，又参与平叛东苗和刘通等军事行动，因功累官至浙江布政使、右副都御史、兵部侍郎等职。他还曾督造裕陵，主持重建承天门（即天安门），最终官至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，卒赠少傅。

白钺是白圭之子，他于成化十六年考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，成化二十年登进士一甲第二名（榜眼），授翰林院编修。累官至礼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、东阁大学士。

凝视着笏板上的细纹，不禁在脑海中追忆：优秀官员白圭、白钺父子二人，昔年正是手持这两块象牙笏板，入朝面君、禀报政务。

书法雅韵 续写文人风骨

馆内收藏的清代文物中，最为珍贵的当属张裕钊的手书。从他的这份手书原稿中，能深入见识到他在运笔、用墨、用水等方面的独到之法：以中锋运笔，饱墨沉光，精气内敛；笔画以斜为正，结构内圆外方，兼具颜筋柳骨之韵。

距它不远处，是重修南宫县学记碑图片，文字双美，由书法大家张裕钊撰书，记载的是南宫县城东迁后南宫县学第十三次重修的故事。

张裕钊书法独辟蹊径，融北碑南帖于一炉，与康有为、华世奎、郑孝胥齐名，被称为近代四大书法家。南宫碑是其书法艺术炉火纯青的力作，代表了张氏书法水平，后人多将张氏书法称之为“南宫碑体”。2012年，南宫碑体书法艺术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而这座南宫碑，就矗立在南宫中学老校区。

从唐虞三代走来的南宫，悠悠千年，文华风流，南宫市博物馆，件件藏珍，伴随着历史的车轮，印下了专属于南宫特色的印记。



扫码看视频

